

## 壹、前言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推動「高等教育學習成果評量」（Assessment of High Education Learning Out comes, AHELO），從學生學習成果著手，藉由探討高等教育的學生究竟學習到了什麼樣的知識與技能，以便瞭解高等教育教和學的品質（OECD, 2014），而美國總統 B. Obama 的高等教育目標，也是在提供每位美國人民能有高品質的高等教育（McPherson & Shulenburg, 2010）。在臺灣，教育部（2013）提出《人才培育白皮書》，期培育具備「全球移動力」、「就業力」、「創新力」、「跨域力」、「資訊力」、「公民力」等關鍵能力的人才；另根據郭丁熒（2013）對大學的學系教育目標之分析，發現大學學系所羅列之教育目標相當多元，然其中較重視「專業知能」培育，且國民政府遷臺後，近 70 年來，不同年代成立的學系教育目標之差異不大，有「專才」優先於「通才」之現象。Marshall（2008）認為這種知識優於倫理的觀點，對自我和自我的教育發展，其實是不適當的，就如同 M. Foucault 批判現代工業與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規訓管理技術所造成的「非人化」（吳秀瑾，2002, p. 3）。美國哈佛大學哈佛學院院長 Lewis（2006/2007, p. 311）更以「失去靈魂的優秀」（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來稱之，為避免大學教育淪為只重視知識或績效，呼籲大學要回歸教育的本質，而教育的過程就是自我發現的過程。由於人只有在真實自我與其理想自我對自己所持有的想像之間產生關係，自我才會變得合乎倫理（Noddings, 2003）。因此，外界強調大學生應具備的關鍵能力之期望與論述，大學生是否真正關心在意？又是如何覺察發現？才是教育本質所在。

Foucault（1983, p. 209）的思想，長期以來一直圍繞在「主體」的問題上。自 1980 年代起，Foucault 更從對知識、論述及權力關注，轉而關注「自我的倫理學」，探尋個人如何透過各種方法及過程來塑造或改變自我等自身實踐的問題（黃瑞祺，2003），以尋求解決自身現狀的出路，期提供現代人生活新希望和樂趣，使自身達到愉悅的境界。其中，Foucault（1988, p. 18）更指出所謂的自身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中文翻譯參考高宣揚，2004, p. 405），是讓個體藉由他們自己的方法或是別人的幫助，來對他們自己的身體、靈魂、思想、行為和存有方式進行一些操作；以致於能夠轉化他們自己，使達到快樂、純真、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

由上述可知，Foucault 的自身技術，既是追求自我創造，也是自我的意識覺察與深思熟慮的轉化，涉及治理自我的美學工作，除強調主體性與主動性，更有一種美學的主體化過程。而探討大學生究竟透過哪些自身技術來覺察其關注所在，在實務上，將對教育工作者協助大學生之自我發現有所助益；在學術上，可充實關懷自身領域研究「如何實踐（How）」之內容（郭丁熒，2014, p. 19）。

鑑於對 Foucault 自身技術之探討，以哲學的論述性分析較多，實證研究則為數較少（Birnbaum, 2008; Britton & Baxter, 1999; Cahill, 2012; Hodges, 2004; Infinito, 2003; Slifkin, 2001），大都是僅對某一類自身技術進行探討之質性研究，尚無對各類自身技術途徑進行全面性探討者，因此，本研究將以大學生的自身技術為焦點，透過發展評量大學生自身技術之研究工具，對自身技術之內涵與類型進行釐清與瞭解。詳言之，本研究之目的為：

- 一、發展評量大學生自身技術之研究工具。
- 二、提出大學生自身技術之類型。

## 貳、文獻探討

Foucault 晚年對生存美學強調主體性，其中自身技術追求的「自我創造」涉及治理自我的美學工作，本研究乃聚焦在自身技術之意涵與實踐的探究。

### 一、自身技術之意涵

從 Foucault 之思想來看，可發現他對於自我的企劃，已有多年以上的歷史研究經驗，因為他在瘋狂、異常行為、犯罪和性事等研究，都是在為自身技術做準備的（高宣揚，2004, p. 4；Foucault, 1988, p. 19）。雖然 Foucault 談瘋狂、權力、監獄、臨床醫學、性史，事實上，他所探討的都是圍繞著「人」這個主體。在探討主體受到各種知識論述和權力的宰制後，Foucault 積極地要人們擺脫這些宰制（蘇永明，2006, p. 185），而他的方法就是關照自身的自身技術、就是對自己的關照，關照自己的慾望，瞭解自己內心發生了什麼事，承認錯誤、理解誘惑等，每個人都有義務去認識自己，這樣的關照自身與求得自身的知識，到最後又恢復了主體的自由自主的地位（蘇永明，2006, p. 189）。

Foucault 在《性史》第二、第三卷中，重新反省主體問題，基本上是環繞著人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和「技術」來建立和自己的關係。由於 Foucault 的主體概念，既不是先驗主體性，也不是強調自我經驗背後的基本同一性，而是通過「從屬」於某種特定的「自身技術」建構其主體性。Foucault 意圖以自身技術的概念來強調權力的正面與積極性，表現在自我的關係上：就是主體所「從屬」的技術機制，是其自由選擇的結果，目的是在於達到自己所意欲成為的存在狀態。所以，自身的技術不是現代思想中的禁錮、紀律和正常化等全面控制，而是和主體性相呼應的機制，是權力的積極生產面，是所謂的自身的實踐或存在的美學（吳秀瑾，2002, p. 3）。即個體可以看到介於處理事物和支配之間的關係，而產生的技術也需要個體行為的修正，而這修正不只是技能上，也在態度上（Foucault, 1988, p. 18）。因此，透過自身技術所提供的個體修正，不只有技能，也有態度，可引導個體自身走出現狀的困境、創造自身的幸福美好生活。

Foucault 的倫理學早已是圍繞著古希臘羅馬的基本原則「關照自身」（Foucault, 1994/